



聚焦

紅衛兵

米鶴都
著



責任編輯 楊 帆
封面設計 彭若東
版式設計 朱桂芳

書 名 聚焦紅衛兵
著 者 米鶴都
出版發行 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 1304 室
JOINT PUBLISHING (H.K.) CO.,LTD.
Rm. 1304, 1065 King's Road, Quarry Bay, Hong Kong
印 刷 深圳中華商務安全印務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萬福工業區
版 次 2005 年 3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大 24 開（165 × 215mm）408 面
國際書號 ISBN 962 · 04 · 2450 · 6
©2005 Joint Publishing (H.K.)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修訂版說明

“紅衛兵一代人”作為一種名稱和劃分，源於《中國現代思想史論》。本書借以展開，並力圖使其具有更完善與明晰的定義。

本書着重從“文革”前的“老三屆”（應於1966—1968年畢業的中學生）中取材，但實際上與他們有着共同經歷，並從中獲得共同體驗的絕不只是“老三屆”，既包括“老五屆”（應於1966—1970年畢業的大學生），也包括被稱為“後三屆”（應於1969—1971年畢業的中學生）的一大批人。不過，我更認為，紅衛兵一代人，應當涵蓋整個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正在讀書年齡的所有人，即在紅衛兵運動和上山下鄉等特定過程中，形成了具有共同社會經歷、共同思想體驗、共同行為特徵和共同歷史性格的一代人群體。本書的初版中提出的上述關於這代人劃分的概念，已經逐漸得到海內外越來越多學者的贊同和使用。本書中所使用的“紅衛兵一代人”的概念即建立在上述定義之上。

這個社會群體，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榮辱與共，共同承受了眾多的榮耀和磨難，而且他們的代表性經歷在共和國的歷史上幾乎都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換句話說，他們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所大學中的實驗班，也有人稱他們是社會的活化石。

他們是共和國最早的小主人，出生在冉冉升起的五星紅旗之下。他們是中國共產黨奪取政權後，以全新的思想意識刻意培養的共產主義接班人，從幼年即被灌輸了滿腦子與其年齡不相稱的階級鬥爭理論，以至以紅衛兵的不良形象充當了“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鋒。

隨後，他們以真誠的熱情，在一聲號令之下被送到廣闊天地去戰天鬥地，去大有作為。不久，他們發現自己並非是去改造社會而只是承當着一場社會實

驗的載體。“文革”的大潮很快無情地將他們拋向一邊，使其成為接受再教育和改造的對象，而不被見容於社會的主流。

然而，埋在心底的以強烈責任感為表象的理想主義，使其位卑未敢忘憂國，每當共和國面臨危機，他們都一次次彙集起來發出帶血的吶喊。為祖國的命運而喜而憂而奮搏，恐怕將是他們一生難以磨滅的歷史性格了。有句非常精闢的話是這樣概括的：從“八·一八”（毛澤東於當日首次接見紅衛兵）我們擁向金水橋邊，到“四·五”運動我們齊聚紀念碑下，這一箭之遙，我們一代人走了整整十年。他們用了一生中最寶貴的青春，去體味生存，去認識人民，去回報社會。對他們的種種作為，長輩和幼輩大都有所非議，現實和歷史可能也會予以相去甚遠、以至截然不同的評價。

伴隨“文化大革命”的結束，他們以各種方式回到城裡，成為共和國最早的龐大失業群體，被稱為待業青年。雖然廣闊天地的摸爬滾打，讓他們逐漸摸出了天有多高、地有多厚，徹底裸露的社會底層讓他們重新認識了中國，找到了真實的自我，代價卻是再也找不回生命中最短暫從而最珍貴的青春。同時，其多數人隨之喪失了被老一代人稱為“信仰”的東西，當然它並不同於理想。“代溝”這個外來名詞在中國的最早出現，也就成為他們而立之年重返社會的伴隨物。

他們在成長期的“文革”經歷，造成其在新時期暴露出文化水平和知識結構的嚴重缺憾。為謀求生存也好，不安分守己也好，他們一邊忙於養老哺幼，一邊忙於補習知識。但不容置疑的是，當默默的絕大多數從拖家帶口地從做學徒工、臨時工重新開始，好不容易才在社會上站穩腳跟後，新一輪的深化改革和利益再分配，他們中的大多數又要為共和國的改革事業做出新的貢獻——再次成為失業大軍的主力，不過這次的名稱則由待業改為下崗。看來，他們是終生要與共和國共命運的一代。不同的是，當共和國已由不惑而知天命時，他們中的不少人卻還在為今後的出路徘徊，為自己當年的理想所困惑。

當然，這代人在新時期也並不乏種種輝煌，甚至至今也仍舊在很多領域獨領風騷。他們中的幸運者從近 2,000 萬的考生中拚殺出來，成為恢復高考後 77、78、79 級大學生和研究生中的主要成分，產生了建國後第一批取得世界名牌大學博士學位的知名專家，產生了承擔着中國文化、教育、科研事業脊梁作用的教授學者群體，產生了建國後第一個具有較高文化素質的行政官員、技術官員和企業管理者階層；另一部分幸運者又成為改革開放中最早的弄潮兒和受益者，產生了新一代的個體工商業者和民營企業家階層；他們中還誕生了大批的文學家、藝術家、名導演、名記者等等，可謂群星璀璨，不一而足。但是不能不指出的是，這些成功光環的背後，是絕大多數同代人的失落與無奈。

他們，就是紅衛兵一代人，是注定了要為共和國做出犧牲和貢獻的一代人。

本書的初版名為《紅衛兵這一代》。該書原由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約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唐燦與筆者共同撰寫，但由於當時的一些原因，唐燦負責撰寫的後一部分未能成稿，人民出版社也未能履約。作者 1989 年撰寫的這部分書稿此後獨立成書，於 1993 年由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發行。作為海內外探討紅衛兵一代人心路歷程的《紅衛兵這一代》已經問世十年了，其間中國的變化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尤其是人們的思想觀念和社會意識的變化更為顯著，本書也得到各界人士的關心和批評指正。此次希望通過修訂能夠以新的面貌在國內發行簡體中文版，以饗讀者。十分遺憾的是，由於種種原因，雖經幾家知名出版社努力，但未能如願。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的李昕總編輯逢面時聞之依然垂青，欣然同意為此書出修訂版。在此，對於給與此書關心和幫助的各界人士，一並深表感謝！

本次的修訂，對原書的內容進行了大量刪改和補充，改動字數超過 30%，同時對原書的體裁也做了很大的調整，特別增添了近年來關於青春無悔和青春有悔爭論、老三屆是否醜陋等爭論內容的分析評述。不過，修訂版在其精神實質上依然保持了初版的原貌，特別是對於當時取材的許多當事人的反思也依然

保留了他們當年的認識水平。

對於某些特定事件涉及到的具體人物，凡是近年在國內公開出版物中已經使用了真實姓名的，本書修訂版也轉引其真實姓名。反之，則一概使用代稱。

對於某一事件或問題的不同看法，修訂版依然對不同的觀點採取分別論述的方式，各陳己見，不求一致，不做結論。說明這點十分重要，因為已經見到一些海外學者的論著中把當事人的觀點誤認為是作者的觀點了，這些論者顯然有讀書不求甚解的習慣，至少沒有認真讀一下前言。

對於本書修訂版引用的資料，一般都注明了出處。其中極少量圖片資料由於年久而很難查明原作者，但是為使人們今天能夠對那段歷史得到一個感性的認識，仍然在書中使用了這些資料。因此，如果有事先未能說明和關照之處以至使用不當，敬請予以諒解並請儘快通過出版社提供說明，作者將按照規定支付報酬。

修訂版定名為《聚焦紅衛兵》。與本書的初版一樣，衷心希望本書能夠為願意瞭解和研究紅衛兵一代人的朋友，提供一點有益的幫助；為使這代人給歷史留下一個真實，而提供有用的一頁。

米鶴都

2004年夏於洛杉磯

1993 年版前言

發生在六十年代的紅衛兵運動，距今已經20多年了。然而，對於這場曾經強烈震撼中國社會、並且幾乎使整個一代青少年捲入的運動，至今尚缺乏力作來闡述其發生發展的過程，分析其深遠的社會文化背景，以至對“紅衛兵”三個字，人們還只知其然而尚未知其所以然時，它就已經成為了一個歷史名詞。人們不僅對它懷有濃厚的神秘感和種種的誤解，更重要的是，當今天紅衛兵這代人以成年人的面孔進入中國社會主流的時候，人們對今後將主宰中國命運的這代人會感到茫然和無從捉摸，因為人們對這代人太缺乏瞭解，更談不上深刻的和歷史的認識。

約翰·奈斯比特在《大趨勢》中說：“預測未來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瞭解現在。”當中國一步步艱難地向現代化轉進，當世界即將實現世紀的跨越的時候，瞭解中國的下一代人則越來越具有其重要的意義。本書旨在對紅衛兵及其一代人的研究盡一分薄力，以這代人頗具典型性的那段經歷，揭示其成長過程中的主要方面，以當年的紅衛兵為代表，展現這代人思想形成、發展和轉變的軌跡。

本書的基礎，建立在一項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社會學所和中共中央組織部共同主持的關於北京中學紅衛兵的調查研究之上。在1985年的這項調查中，社會學所的學者唐燦、陸建華，北京大學的印紅標與作者一起，在北京地區對一批“文化大革命”初期發起紅衛兵運動的原中學生，進行了訪問和交談，並舉行了幾次座談會。這幾十位採訪對象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基本都是他們所在學校紅衛兵的領導人、核心組成員或學校“文化革命委員會（籌備委員會）”的負責人。由於紅衛兵運動始發於北京的中學生，因而他們的思想動機和經歷在這代人中間具有很大的代表性，有些甚至頗有傳奇色彩。他們當年所在的學校

是：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師範大學第一和第二附屬中學，北京師範大學女子附屬中學，中國人民大學附屬中學，北京工業學院附屬中學，北京石油學院附屬中學，北京市第二中學、第四中學、第六中學、第八中學、第二十五中學、第一零一中學等。可以說，這基本上囊括了當時北京市的重點中學和在紅衛兵運動中嶄露頭角、而又具有代表性的學校。這些訪談對象也可以被視為“文革”初期紅衛兵的代表。

在本書寫作之前，一些學者指出，既然此書要描述這一代人的思想形成、發展和轉變的軌跡，那麼僅以初期紅衛兵（即1966年8月之前成立的紅衛兵組織）作為整個紅衛兵運動的行為代表，又以紅衛兵作為一代人的思想代表，都有缺欠。因而，要客觀地勾勒這代人思想發展的軌跡，還應當擴大到對之後出現的、不同派別的紅衛兵以及非紅衛兵的同代人的調查瞭解，同時不能迴避當年非常敏感的幹部子弟和非幹部子弟、“紅五類”和“非紅五類”之間的矛盾。這樣，才能使這代人由於所處社會地位不同，而在成長過程中產生的不同認識更為全面地反映出來。這一意見對於這代人的研究來說，無疑是正確的。因此，我又獨自訪問了許多當年屬於後期不同派別的紅衛兵，以及因家庭等原因未能參加紅衛兵的同代人，並將這部分資料與上述資料融為一體，共同作為本書的基礎。

任何社會科學的研究，因其對象的浩瀚和多樣而難以窮盡，因其主觀因素的無形和易變而難以把握，因其感情色彩的滲入和干擾而難以完全客觀。本書所進行的研究，也勢必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從採集素材的對象看，他們雖具有典型性，但相對於全國數以千萬的紅衛兵及其同代人，畢竟是滄海一粟。這些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全過程、特別是紅衛兵運動和上山下鄉的一代人，幾乎可以說每個人都是一本書，都有其曲折的經歷、豐富的見聞和生動的感受，而且一代人的實際範圍要寬泛得多，這裡實際上基本取材於“老三屆”這個主體。

從主觀因素看，本書相當一部分資料，是這些當事人八十年代的思想反

映，必然會與當年紅衛兵運動時有認識上的偏離，他們對於今天自身歷史的反思也同樣如此。在經歷了多年的風雲變幻之後，本書所展示的或許已不足以反映他們的思想認識。

從情感因素上說，他們不僅僅是一般的當事人，他們曾經對這段歷史產生了負面的作用，其本身也在這個過程中經受了極大的精神折磨，飽嘗了生活的磨難，喪失了不可復得的青春年華。所以他們所談到的親身感受和對事物的評說，不能不帶有極其濃烈的情感色彩。而且，不同的人對於同一事件、同一問題的認識，也會存有相異甚至相悖的看法。在這些不可克服的條件下，謹希望能夠以十分有限的內容，以儘可能客觀的態度來反映這代人成長過程中典型的層面和側面。

本書並非是一本紅衛兵史或知青史，而着重於刻畫整個一代人伴隨共和國成長的歷程。其所涉及的歷史跨度從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遠遠超出了紅衛兵運動的時限，它分別記敘了這代人在“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後特定的思想發展軌跡。同時，它雖循其歷史主線和時序，卻不以描寫紅衛兵運動的過程或事件為主。

它也並非是一本回憶錄或紀實文學，雖然為行文方便，本書夾雜了一些自述體例以表述不同的觀點和認識等，但文中所列的英文字母純粹作為劃分內容的標誌來使用，大多並非代表着某一具體人物，請勿誤解。再有，為了真實表現那一段歷史，本書不得不大量使用當年的許多政治術語和稱謂，其中多數顯然是錯誤的、不當的或是涵義不清的，敬請讀者諒解。

衷心希望本書能夠為願意瞭解和研究紅衛兵一代人的朋友，提供一點有益的幫助；為使這一代人給歷史留下一個真實，而提供有用的一頁。

米鶴都

1989年春於北京

目錄

| | | |
|-----|------------------|-----|
| 第一章 | 歷史的夢魘 | 1 |
| 第一節 | 狂飆突起 | 4 |
| 第二節 | 導火索與消防隊 | 15 |
| 第三節 | 血統的尊卑 | 26 |
| 第四節 | 狂熱在“八·一八” | 44 |
| 第五節 | 糾察隊及其他 | 58 |
| 第二章 | 黃色的土地 | 87 |
| 第一節 | 洋與土的交融 | 90 |
| 第二節 | 不解之緣 | 111 |
| 第三節 | 希望寄託在你們身上 | 123 |
| 第四節 | 雷鋒精神及其他 | 139 |
| 第五節 | 虛幻的使命感 | 152 |
| 第三章 | 桂冠的失落 | 181 |
| 第一節 | “小將們要犯錯誤了” | 184 |
| 第二節 | “英雄”末路 | 193 |
| 第三節 | 分化與消亡 | 222 |
| 第四節 | 步入社會 | 237 |

| | |
|-------------------|-----|
| 第四章 社會啟示錄 | 265 |
| 第一節 磨難 | 268 |
| 第二節 憬悟 | 293 |
| 第三節 剪不斷，理還亂 | 315 |
| 第四節 回歸 | 337 |
| 第五節 得與失 | 354 |
| 結束語 | 375 |



第一章

歷史的夢魘



一個民族的自省力是其發展的前提，對於我們這個長期落後、充滿憂患並遭受過重大挫折的民族尤為如此。

那場史無前例的動亂已經結束20多年了，作為其序幕的紅衛兵運動已經過去30多年了，可是對於它的社會成因，特別是那一代人當時的文化心理和動機因素等，至今尚缺乏力作去認真地探索和思考。

與紅衛兵運動幾乎同時，西方一些國家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後半期也曾發生過大規模的學生運動，而事過不到兩三年，探討那些運動的文章和論著就大批出現了。相形之下，我們的歷史自省力就太讓人慚愧了。不再去手撫疤痕，以免回憶起那曾經血淋淋的傷口，固然可收“眼不見，心不煩”之效，但是，不正視歷史的現實，不對照過去的足跡，誰又能保證我們會杜絕重蹈覆轍呢？

紅衛兵運動曾經是那場史無前例的社會大動亂的序幕，而當人們把審視歷史的焦距對準它的時候，卻發現見到的只是一團輪廓不清的線條。眾多文藝作品把紅衛兵描寫成一群愚昧無知、殘忍粗野、品質惡劣的青少年，許多人提起紅衛兵的時候，馬上聯想到的是“破四舊”（即破除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打人、抄家、紅海洋、洪水猛獸。有些人對“文革”為什麼會以紅衛兵運動的方式揭開序幕大惑不解，更不能理解為什麼一向馴良順從的學生們會一下子做出如此無法無天的舉動。甚至於到今天為止，就是學術界對紅衛兵一詞的概念，從外延到內涵的理解都還存有很大歧義。通過本書，當我們以交談的方式走入這代人的心靈，他們自身對當年一系列思想和行動的剖白，也許能夠使我們向着這段歷史的真實和客觀邁進一步。

第一節 狂飆突起

▲真理常伴同謬誤產生，並不總是像水晶一般純淨透明。所以當對真理的極度熱愛和虔誠變成狂熱與偏執時，尋求真理的熱情就變成了埋葬真理的瘋狂。

▲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

炎熱的初夏

1966年的夏季來臨了。這一年的酷暑對於許多無辜的人們注定是一場苦夏。

自春天剛過，中國大地就醞釀着一場政治較量，一方是被稱為人民大救星的毛澤東及其少數親信，另一方是以劉少奇為首曾經與毛澤東長期共事的一大批中共中央領導人。中國共產黨面臨着嚴重的危機。

不只是處於權力圈內的人，即使是遠離政治的芸芸眾生，也開始從《人民日報》的字裡行間，隱隱約約地感受到那地火的躁動。

5月間，接連發生了三件大事，使得局勢混沌初開。

一是中共中央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五·一六通知》。它號召人們：“高舉無產階級文化革命的大旗，徹底揭露那批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所謂‘學術權威’的資產階級反動立場，徹底批判學術界、教育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的資產階級反動思想，奪取在這些文化領域中的領導權。”並指出：“混進黨裡、政府裡、軍隊裡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們識破了，有些則還沒有被識破，有些正在受到我們信任，被培養為我們的接班人，例如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

他們現正睡在我們的身旁，各級黨委必須充分注意這一點。”也是在這次會議上，彭真、羅瑞卿、陸定一、楊尚昆的“陰謀反黨集團”被批判，似乎證明中央果然出了修正主義，也警示全黨資本主義復辟危在旦夕。

二是在康生及其老婆曹軼歐的授意下，北京大學的聶元梓等人發表了“全國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矛頭直指以陸平為首的北京大學黨委和北京市委，目的是要揭開“階級鬥爭的蓋子”。5月25日下午，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出籠了，攻擊北大黨委對運動加強領導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修正主義路線，認為當時中共中央對於“文革”運動的有關規定是壓制群眾革命、不准群眾革命等。但是，其後的半天時間裡，北大師生自發地貼出1,500多張大字報，絕大多數是反駁聶元梓的。接着，周恩來也嚴厲批評了聶元梓違反黨的原則的做法，並做出四點補充指示。聶元梓的大字報在遭到群眾普遍的批判後十分孤立，一時很難發揮預想的作用。

這兩項是毛澤東為發動“文化大革命”而佈的局，但是他本人並不參加北京的政治局擴大會議，此刻以休假的名義在杭州靜觀事態的發展，捕捉戰機。即使從表面看，這已經很不正常，然而中共黨內自陳獨秀起就缺乏對領袖的監督和制約制度，整個政治局開會討論重大問題，主席居然可以在休假，但這的確就是當年的事實。經過黨內的第一個回合之後，康生、陳伯達由北京赴杭州進行了專程彙報，毛澤東決心由社會上發動第二個回合的正面出擊了。接着，陳伯達帶領工作組進駐《人民日報》社。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陳伯達授意起草的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同日晚間的新聞節目中，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發了聶元梓等人的大字報，次日《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位置全文刊登了這篇大字報，並發表評論員文章來大加稱讚。霎時間，局勢改觀了。北京，特別是學校內動盪驟起，各個學校的黨委和行政管理機構基本上處於癱瘓。毛澤東以運籌帷幄之內而決勝千里之外的心情，在杭州注視着已經開始焦頭爛額的劉少奇和鄧小平，考慮着下一步棋。

出人意料，此時北京發生了本來不成為大事的第三件大事。這就是在清華大學附屬中學，出現了一個名叫“紅衛兵”的組織，隨之而來的鋪天蓋地的大字報，倒是真正揭開了階級鬥爭的蓋子。

“文革”前的清華附中

位於北京西郊圓明園遺址旁的清華大學附中，是一所重點中學。它的高中分為預科班和普通班，預科班主要是為了提高學校升學率和教學質量而採取的一種特殊措施。這在清華是一種傳統的做法，在今天的一些中學裡也屢見不鮮，但是在當年，這種做法卻是開教育改革的風氣之先。預科班使用的教材是由清華大學編寫的，很多教師由清華大學指派，加快了教學進度，使高中與大學直接接軌，以更多更快地向大學輸送人才。

但是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崇尚平均主義的社會氛圍中，這無疑有些超脫了現實。一位紅衛兵發起人H回憶說：這兩種教學體系的並存在學生中引起了不滿，普通班的學生認為自己被列入另冊，這是在學生中製造不平等；而一部分預科班的學生也認為，預科是開小灶，搞特殊化，不符合培養共產主義接班人的要求，是在培養精神貴族。

在“文革”前不久，清華大學開展過一次關於“紅”與“專”、關於學習動力的討論，清華附中也參加了。學校曾組織學生們討論了是為革命學習勁頭大，還是為自己學習勁頭大。一部分學生認為，應當把這兩點結合起來，既為革命也為自己學習，兩個發動機馬力更大。另一部分學生認為，這是一種公私融合論，為革命學習與為自己學習的目的、性質是完全不一樣的，決不能混淆，並把另一部分學生的觀點看成是“白專”道路的典型。儘管學校對後一種意見做了基本上的肯定，但很多思想激進的學生認為，這一問題在思想意識上遠遠沒有得到真正的解決。

清華附中的體育運動歷來不錯，在1965年北京中學生田徑運動會上成績是